

秦
牧
雜
文

目錄

第一輯

『謝本師』	二
叭兒狗與仙人球	五
蛇與音樂	九
豪豬的哲學	一二
白魚・黃魚・黑魚	一六
馬戲	二三
浮士德小插曲	二六
寓言的美與刺	三一
讀發霉書的好處	三三
令人顫慄的宣言	三六
閒忙草	三九
含淚的幽默	四三

第一輯

鬼魅一夕談.....	四
私刑・人市・血的賞玩.....	五
人肉.....	六
求雨大典抉微.....	七
祖宗的遺毒.....	八
柔佛蘇丹.....	九
囚秦記.....	一〇
死海.....	一一
火種.....	一二
伯樂與馬.....	一三
詩聖的晚餐.....	一四
羅馬的奴隸.....	一五
拿破崙的石像.....	一六

第一輯

『謝本師』

俄國安特列夫有一個劇本叫做「人的一生」，用五個場面表現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歷程。在劇本中，「人」的背後常常站着一個象徵運命的「灰色的人」，旁邊燃燒着一根象徵生命的燭火。故事記得是這樣的：第一幕在灰黯的房子裏，「灰色的人」來等候誕生，一羣老婦在室內忙碌着，在產婦呻吟間，「人」呱呱墜地了！「灰色的人」靜靜地燃着燭火，顯示着又一個生命臨到地球來了。第二幕，在貧困窳陋的房子中，蠟燭已點了三分之一，「人」與年輕的妻廝守着忍受飢餓，但他們年輕，戀愛比食欲更強，相依爲命，恬然自得。第三幕，「人」已逐漸富厚，在大客廳中開舞蹈會，蠟燭點了三分之二，許多朋友高興地前來赴會，在表面和愛的友情中，有嫉妒與陰謀暗暗進行着。第四幕，在陰沈的大房子中，蠟燭快點完了！貧困糾纏着「人」，婢僕星散，孤寂地陪伴着他的祇有一個年老的傭婦。第五幕，在陰暗淒涼的病室裏，一羣醉漢瘋癲地闖入臥室，燭火跳動，「人」生時圍繞在側的一羣老婦又來了！在垂死的病人牀前舞蹈，「灰

色的人」來說：「靜寂，『人』要死了！」於是燭火闕滅，暗中發出笑聲，復歸死寂，「人」的一生就這樣完了。

這作品使人感到一種顫慄悸動，在字裏行間發酵的是悲哀的宿命論循環論的思想，但是我們敢說有多少人能夠盡其在我，跳開這可悲的生命的軌道呢？

以我們百年來的思想史上，那幾回可怕的「謝本師」的事件為例罷！清末俞曲園曾經以「治小學不摭商周彝器，治經頗右公羊」的卓特態度聞名於世，而他的「羣經平議」、「古書疑義舉例」諸書，直到今天看來也還鋒芒宛在，但是晚年因為不贊同他的弟子章太炎的革命行動，被章太炎所「謝」了！章太炎呢，主「時務」、「昌言」報時的慷慨陳詞，反袁時代以勛章作扇墜直入總統府的豪概，直到今天看來，也還令人高山仰止，但是晚年因為參加「孫聯帥」的投壺盛典，又被他的弟子周作人所「謝」了！「談龍談虎」的周作人到今天做了漢奸，又為他的弟子們所「謝」了！這些事件不正令我們想起那個使人癡癲痛苦的劇本麼？

「老」該是一個鬪士最大的仇敵了！多少人（何止俞，章，周），年青時氣貫長虹，中年時慵慵逸逸，洩洩杳杳，到老來「難得糊塗」，老悖瘋癲，將青年時代的豪情

勝慨看做浮躁凌厲之氣，或則捧老莊尼采，鑽公安竟陵，或則從自私出發，無所不爲，唯其如此，有的學者以「人過四十便無用」來自我解嘲，有的策士在慨歎着「年齡對於人生真是何等可怕」！年齡對於人生真是如此可怕嗎？年齡年齡，多少人假汝以橫行不義？其實時間對於另一種人又何曾不是生命的恩惠？幾年前我在香港加路連山參加過蔡元培先生的祭典，望着無數青年鵠立在他靈前，自己在垂首哀悼中，不禁在腦海中泛起一些鬚髮雪白，眼光深沈的中外革命家、思想家、藝術家的影子，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崇敬和感動，如果說我們一聽見那些老悖腐朽的東西的名字，就如面對着一些醜惡的木乃伊，那麼一想起這些有着崇高靈魂的老前輩，自己就宛如一個渺小的教徒踏進了羅馬的大教堂，或者變成一個爬上父親寫字檯上撒尿的小孩子！在中國這樣激盪的社會中，我們固然見到不少未老先衰的二三十歲的老人，可也見到鶴髮童顏的七八十歲的青年，與其說年齡可怕，毋寧說是思想可怕，利慾可怕！

我對於那些年紀輕輕便裝着老成怪相說些居高臨下的話的青年人，對於表面恬淡，實際自私畏事的中年人，對於倚老賣老認為老就是自己偉大處的老年人，都願意防他三分，因為無論他年齡多少，那種可怕的毒素已經在發酵了。

叭兒狗與仙人球

最近我參觀了一個富麗典雅的客廳。

這客廳，牆壁上掛着幾幅主人祖宗的油畫像，身穿天藍色箭衣，外罩紫醬色馬褂，帽上有頂珠，足着粉底朝靴，正襟危坐的是主人的祖父；鳳冠霞帔，耳環玉佩一應俱全，因為表情太緊張弄得嘴巴有點窩斜的是主人的祖母；穿民國初年的所謂燕尾禮服，一隻手拿書，一隻手拿禮帽的是主人的令尊……主人聽說很崇拜孔子，但在他的私人客廳之間，那個道貌岸然的山東老頭兒可別想竄進來……這之外，牆壁上的字畫，有隸篆草書，有國畫正宗的水墨畫，有工筆的「美人修竹圖」，總之古雅古雅。此外，波斯地毯鋪在大廳中心，楠木桌子上陳有兩過天青大瓷瓶，不是乾隆的就是雍正的。不用說了，這客廳，看來與幾十年前巨宅大戶中的並無分別，但時代畢竟不同，在廳角裏，也有牛奶色的冰箱在閃光了！主人，雖說動不動就搬出「曾文正公」，而且據說經常在養其浩然正氣；但行為卻不很古雅，例如他對於做美鈔生意便真是興緻奇高，他又愛賭，

更擅於批評人家的思想欠純正，他雖然還帶着死去祖宗的氣味，但已經扮相漂亮，不失爲民國三十四年的人物了。

這客廳，就像一個穿着弓鞋的女人忽然登臺表演草裙舞似的，她自己不尷尬，卻使你一看了就肉麻，這客廳，真所謂纖塵不染，陰沈，死寂；小孩子在這兒哇一聲，立刻就有大手掌把他提走。除了叉麻將聲，唸佛吐痰聲，彈指甲聲，打呵欠聲，講大道理聲，是很少有其他聲音了。

起初，我以爲在這兒生來成長的，除了主人一系的人物外，沒有其他生物，但仔細視察，大謬不然，原來還有一頭叭兒狗，還有兩盆仙人球，在無生氣的客廳裏點綴風光，這叭兒狗和仙人球太需要介紹了，我所以嚕嚕唆唆寫了一大堆那客廳的物事，無非想讓大家知道這叭兒狗和仙人球是生活在怎樣的境地裏罷了。

主人的叭兒狗生得十分嬌小玲瓏，比一隻野貓還要小，牠毛片柔長鬆曲，躺在波斯地毯上就像一個毛球，眼球圓圓的凸在眼眶以外，腿短短的，格外便於跳跳蹦蹦，牠的桐葉似的耳朵垂下來，鮮紅的舌頭經常伸出半截，牠的扁鼻子和迷惘的眼睛很足以引逗老爺太太的愛憐；牠是那樣的，小得使人想起傳說中的「墨猴」。北京，那帝王和奴

才總管輩出的地方，貴顯們豢養的「北京狗」是那樣小，民間生長的「北京鴨」又是那樣大，前者小到有的被稱爲「袖子狗」，「龜殼狗」，小到非洲的美國大兵拿來放在襯衣裏頭；後者卻大到可與白鵝媲美，確是一件趣味深長的事。我細細研究主人那頭叭兒狗，慢慢地明白牠被愛寵的原因了，牠聽話呀！叫牠直立就直立，叫牠打滾就打滾，你截掉牠的尾巴，牠就長出一根向上彎曲的令你滿意的尾巴，正像你剪掉百靈鳥的舌頭，那百靈鳥慢慢地就會講出令你悅耳的語言，憑這點狗的「德性」，還不惹人歡喜嗎？慈禧太后曾用充滿情愛的語氣，在女官面前評論過哈叭狗，說：「這種狗的身量都是很小的，所以牠們決不能守夜或做別種工作，牠們祇能供人們摟在懷裏，或捧在手內，當一件可玩意兒玩玩。」在我所看見的大客廳裏的叭兒，牠的最大的本領就是嬌聲嬌氣的向客廳以外的生人們吠，在主人面前團團打滾，表示牠的「人生」異常愉快，牠對這個客廳視如天府，牠的樣子又是那樣的溫和，興奮，忠實，不偏不倚……牠除了每天聞聞主人的腳臭以外，每天半斤牛肉是十拿九穩的了。

和這柔若無骨的叭兒成爲顯明對照的，是這客廳的另一角，短几上的兩盆仙人球，不是那巨大的雄峙的仙人掌，而是拳頭大小，永不長大的仙人球，兩個小小的瓷質花盆

上，各自培植着一個，它蒼翠碧綠，「球」身上生滿了刺，從它的樣子看，它英雄獨立似的，像煞有介事似的，嚴正不阿似的，有膽量敢刺人似的……其實，它不過是主人客廳裏的小盆景，用它的劍拔弩張的姿態來點綴這寂寞的客廳罷了！祇要主人吐一點點口水就足以維持它幾天那英雄兼丑角的生命，我看見主人常常托起那小盜盆，鑑賞他的植物「威武不屈」似的姿態，偶而也伸出長指甲，捻掉了他認為生得不順眼的刺，「英雄獨立」的仙人球這時當然毫無反抗，已不像玫瑰的刺似的，爲了保護美麗的花，也不像黃槐的爲了保護雄壯的枝幹，「刺」對於仙人球，不過是使它能成爲主人的小盆景的一件裝飾品罷了。

正當有人指摘主人的客廳不免太寂寞無聲缺乏生氣時，主人就指指他的叭兒狗和仙人球說：「瞧！這不是生意盎然麼？這是北京的名種，這是上苑的珍品，……」

因爲名種和珍品給我以太多的幽默感，所以不管重慶的氣候如何熱得使人發昏，我揮着汗，喘着氣，也得給你介紹了。

蛇與音樂

我看過一幅照片，是攝自印度的，幾個英國士兵獵取了一條幾百斤的大蛇，於是大家拿着槍，挺着胸脯，把死蛇拉着，一人執頭，一人執尾，其他的人站在蛇後喜洋洋地攝了那張照片。下面註明蛇的重量與長度。

因為是蛇，而且獵自印度，很自然的使我想起了另一張照片（幾年前我還藏着，現在屢經流離喪亂，已不知丟到什麼地方去了）。那照片所攝的景像是一個盤膝而坐纏着頭巾的印度人，以悲憫的神情，面向一條蝮蛇，用一管樂器吹着音樂。我對於樂器的常識十分貧乏，不知道他所吹的東西應該叫蘆笛，還是應該叫做角或觥栗，但那景像我在熱帶是常常見到的，在遊樂場所，當土人的熱舞過後，就常常有一個印度人拿出他的蛇簍，在裏面揀出一條蛇來，大蝮蛇，小花蛇，扁頭的或者響尾的，種類繁多，總之是一條吐着舌針目光惡毒的蛇。那印度人用一種安詳卻帶着悲憫的神情對那蛇吹起樂來，那樣的樂器吹不出暴風疾雨似的管響，吹不出狂想曲一類的旋律，但是如泣如訴令人如在

曠野聽「小夜曲」，如在黑夜聽「聖母頌」，我不知道西方人對那樣的音樂產生怎樣的感應，但是一個東方人，我想是很容易感到一種古老，荒涼，悲哀，莊嚴的情調的，蛇似乎受了音樂魔力的催眠慢慢地茫然昂首，慢慢地又蜷伏着如醉如死。

這兩張照片觸發了我一點聯想，它們不正表現着一個英國與一個印度麼？

我——一個中國的小民，不想說誰是蛇，誰是戰士誰是吹樂器的人，但英國所表現的精神確如前一照片，印度所表現的精神確如後一照片，當尼赫魯諸人被捕時，路透社作過有聲有色的電訊報導，說帝國軍隊如何荷槍警戒，如何登堂擒獲……正與那些英國士兵獵得一條大蛇後圍着攝影的興高采烈的神氣無異。然而甘地所表現的卻如那吹蘆笛的人，莊嚴地悲哀地繼續着他的不絕如縷的聲音，臨入獄前還回過頭來叮囑他夫人一聲，怎樣去做一件慈善的有益的事。

這樣的例子自不足以說明東方和西方精神的差異，我沒有那些論述東西文化異同的學者們的冷靜與膽博，而且認為把這兩種文化傳統視爲「宛如兩橛」是一件愚笨的事，但直覺上我總覺得東方文化優秀的一面是有更多的愛物，悲天憫人的精神（罪惡的一面是固陋，停滯，黑暗……）。西方文化，最低限度是近世的西方文化，卻是一種純粹理

智的產物。似乎西方文化更多論理的氣味，而東方文化則更多倫理的氣味。從一些古老的史詩的對比中，從歐洲古代的寓言與印度的禽喻文學中，從今日東西洋人的生活小節中，以至於從上面兩張有關於蛇的照片中，我都有這種感想。

譬如對於一匹病馬，蹇驢，不管牠壯年時爲主人留了多少的汗，到老了，如驗得有病，一個西方人會理智地把牠槍斃，然而在我們北方，卻常把牠餵養着，一旦老死了，主人就給牠穿兩隻白鞋，戴一頂草帽，送一個飯碗一雙筷子，一齊埋葬了。「牠受了一輩子苦，希望來世轉成一個人吧。」這事情和印度人吹蘆笛同樣給人一種帶愚昧的人情的溫暖。用現代人的眼光看，「慈愛和愚昧混合着」，常常是許多東方古文化的特點。

我寫上這一千多字的小文，可以說完全是隨感而錄，談不上印度問題，更講不上談東西洋的人生哲學！但也可以說由此引出一點小小的意見吧：如果沒有一分愛人的慈和的心，或力事聚斂，或不惜以最酷虐的方法迫害異己，這樣的人完全是一付西崽相，地痞相，實際上去東方文明一萬八千里，說什麼文化傳統！蛇是可讚美的，蛇有時還懂得聽音樂。

豪豬的哲學

自己雖也讀過點外國的童話，王爾德童話，伊索寓言之類，但總是讀過卽了，印象特深的，卻是一個用豪豬（也叫做箭豬）來譬喻紳士的寓言，大意記得是這樣的：「一羣豪豬，在冬天想彼此擠在一起，用大家的體溫來禦寒，但擠近時牠們彼此即覺得被刺的疼痛，於是乎又離開，離開了卻覺得寒冷，於是又擠近，一擠一離之間，受盡了兩種困難的折磨，終於發見了彼此間應有的適當的間隔，保持這一間隔，就是牠們最大的平安。」這寓言的作者據說是以牠來諷示人與人間的關係的，使人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，就是「禮讓」和「上流的風習」，聽說英國人斥責忘卻禮讓和沒有上流的風習的兇大時，就常常用這麼一句話：「Keep your distance」，直譯起來就是「保持你的距離吧！」人類社會之異於豪豬社會者幾希！

這寓言所以使我發生深刻印象，我起初以為和我在熱帶森林的生活有關係，在熱帶森林中，每當暴雨過後的黃昏，遠處常常可以見到一隊豪豬奔馳而過，牠們並不像野豬

斑豹那樣的惹人注目，原因也許是軀體太小，不能滿足獵人的肴饌之需吧！也許因為戟張的刺能夠飛射出來，有時能致人於死吧，總之，似乎士人對於捕獵這種小動物沒有多大興趣，偶有捕得的，就用牠們的刺製成鋼筆桿，給寫字間裏的先生點綴寫字檯。這是一種醜陋的小動物，但牠們的社會生活，竟足爲人類所取法。這寓言不禁使我想起那熱帶森林中的蠻荒景象了！先前竟不知道，那裏原也是一片法律人情之地。

細細一想，豪豬本身有什麼趣味呢？我對牠的印象恐怕還是由於那寓言吧！對了！屢次使我憶起豪豬的一些人事，正是使那醜陋的動物能夠盤據在我腦中的原因，我住過不少的亭子間，屢次看到一些鄰居們在廚房裏談得融洽異常，樣子似乎是金石之交，但有時爲了幾根火柴，一調羹油的逋欠，卻又常常有些口角之爭，當他們爭吵時我以爲這一趟彼此的友誼定然完蛋了！誰知不然，以後仍舊在廚房談得融洽異常，仍舊像是金石之交，也仍舊有些以幾根火柴或一調羹油爲導火線的爭執。我的四代同堂的家也是這樣，一個從外面歸來的兒子或女兒踏入家門時，爲表示情愫，全家人會來抱頭痛哭一場。看起來大有世家禮義之風，但祇要過了一天，祇要一天！狠毒和嫉妒就開始在彼此之間發酵了！一碰到這種情境，我就想起豪豬。

這個寓言幾乎把人與人間的關係一語揭破了！我恨豪豬，因為我憎恨那些極力保持自己的缺點以造成人與人間的鴻溝的角色，然而更仔細一想，我又爲以豪豬自況的人物悲哀了：真正像一隻刺不到人也不被人所刺的豪豬的人，在社會上有幾個？喝血鬼們有時喝飽了血，他會這樣宣言：「你不侵犯我，我就侵犯你，要末，彼此利用。」看樣子他很像豪豬了，其實他是喝血鬼。孱弱者有時爲掩飾自己的懦弱，也會說：「這個社會總是你利用我，我利用你嚟！遭遇些麻煩是免不了的。」看樣子他也很像一隻豪豬以平等地位置於同類羣中了！實際不然，他並沒有刺，其實他是孱弱的松鼠。這樣一想，我又覺得人類社會之同於豪豬社會者幾希了？

自從二次世界戰爭以後，英國社會的情形大大變遷了！從前在車廂裏對坐終日不交一言的英國人，現在竟有因借煙點火路邊之緣而結成夫婦的，人與人間的關係似乎慢慢進步了！我們呢？不知道以師事豪豬自許的人究竟還有沒有，但最低限度，我知道非豪豬而冒充豪豬的，數不在少。括了一筆財的傢伙在各個城市的近郊建了一座座什麼什麼舍，安居其中，似乎以豪豬般的與世無爭的姿態處世了！窮愁潦倒的知識分子現在也有不少恬淡起來（其實是閉起眼睛來）「明哲保身」一下了！這類人物都是豪豬的補充者，